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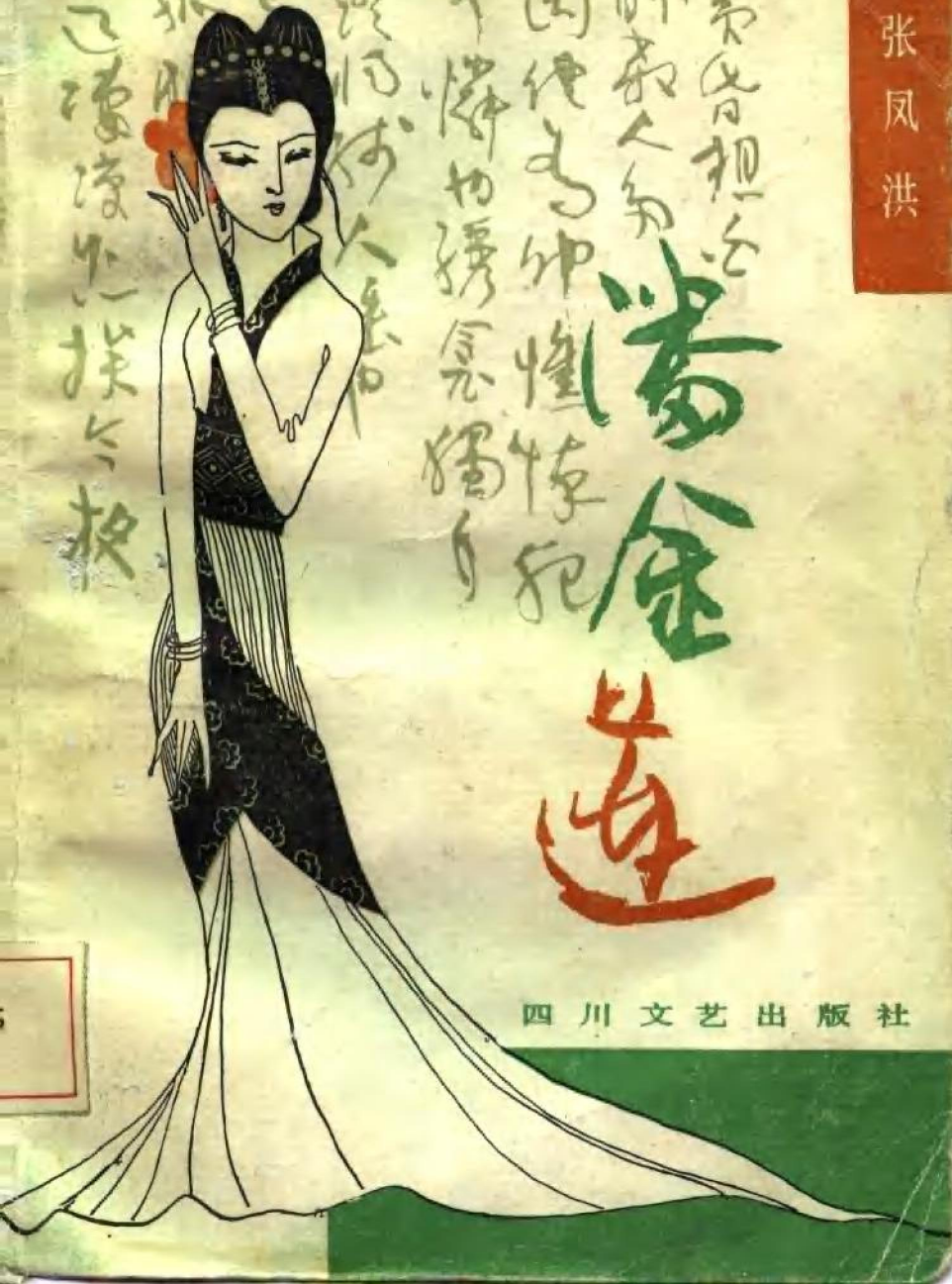
张凤洪

昔者想之
盼尔人兮
因德为仲
又悔切绣
念念獨
幾何
孤
遠
望
一
抹
紅
妝

蜀金

遊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87

潘金莲

张凤浩

一九八 **潘金莲**

责任编辑：吴若萍
封面设计、插图：邹小工
版面设计：何赐彬

书名 潘金莲
作者 张凤洪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1986年10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375

印数 1—200,000 册 字数 210千

书号：10374·322

定价：1.80 元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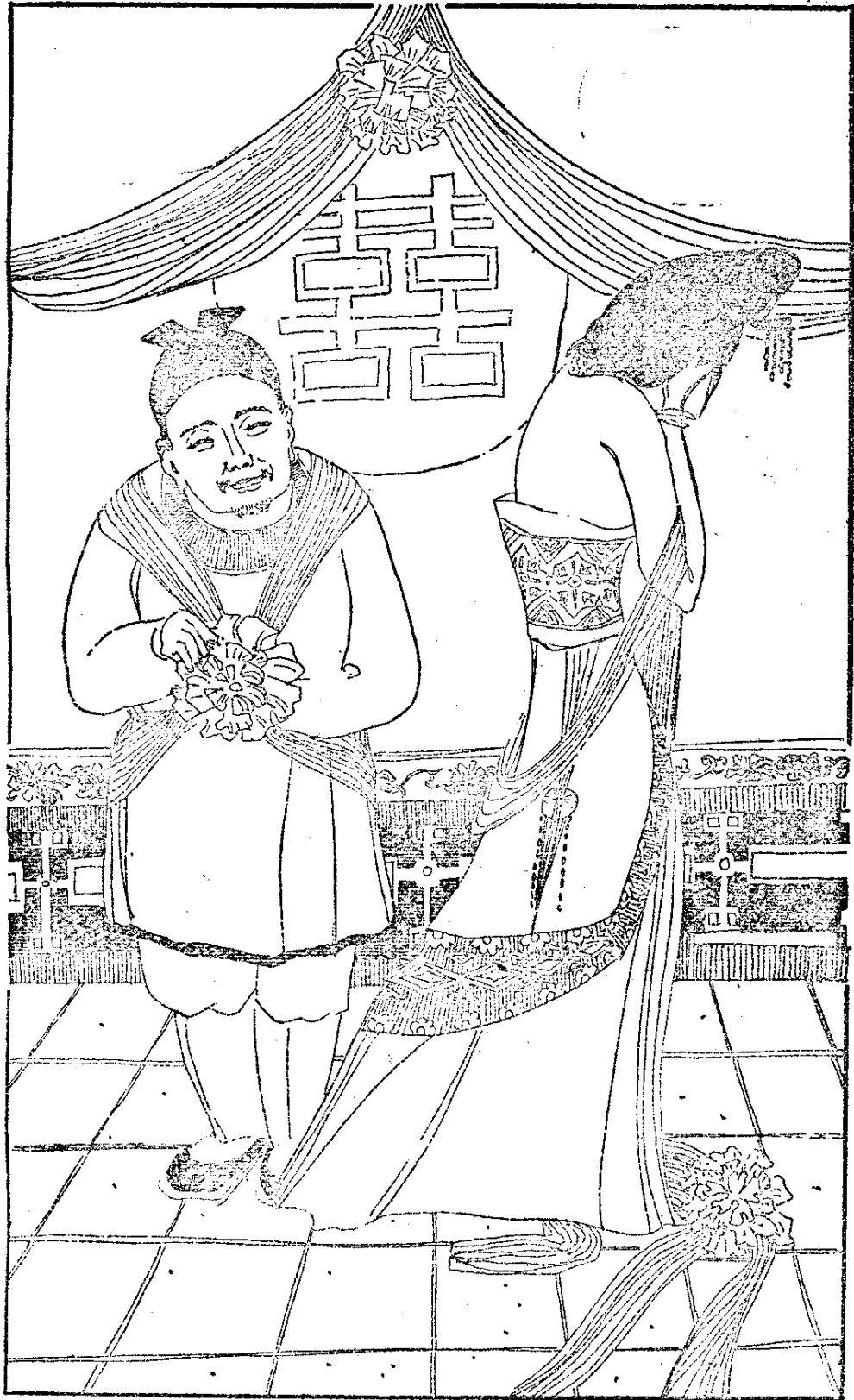
张凤洪,男,1944年生于山东省黄县,1963年考入天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68年毕业后分配在石家庄市工作。先后担任过助理工程师、政府机关秘书、出版社文学编辑,现任河北省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1979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以中篇小说为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绿色的爱》、中篇小说集《异域乡恋》、传记文学《梨园女武生》、儿童文学《聪明的大傻瓜》、长篇小说《黄金贵族》等。其中篇小说《房管局长老焦头》曾获河北省文联1982年优秀作品奖。

内 容 提 要

《潘金莲》是一部描写古代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细腻、抒情的笔触，精心塑造了姿色超众、心地美好的潘金莲和吴玉莲两个被蹂躏、被损害的艺术形象。她们的美色成了阴险凶狠的张大户、假道家王招宣、欺骗成性的西门庆等人的猎取对象。小说就是通过这三个无耻的色鬼围绕着如何才能占有这两个美女而展开的一次次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情斗，描绘了一座可怕的给生命以窒息的精神监狱。在这座以张大户为首的封建势力的监狱里，潘金莲和吴玉莲的灵魂不断被摧残、撕裂，最后潘金莲被迫嫁给丑陋愚顽的武大郎，接着又被西门庆恣意玩弄，最后让代表道德力量的武松所杀害；吴玉莲被张大户诱骗糟蹋，拆散了与情人的姻缘，最后沦为娼妓。她们就是这样以自己受压抑的激荡热血、和受窒息的青春气息以及各自不幸的结局对罪恶的封建制度发出强烈控诉，激起人们愤慨和不满。小说故事性强、情节曲折，人物各具个性，有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的艺术魅力。







第一章

若干年后，当她面对死神的时候，她所想到的却是那滚滚滔滔的洪水。她从黄金庄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走上了人生的旅程。

那是北宋政和年间，初秋的一个夜晚。

象往常一样，天一落黑，黄金庄就死一样沉静，没有声响，也没有灯光。疏疏落落的房屋象一座座坟茔隆起在地平面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带着痛苦的呻吟，进入了懵懵懂懂的梦乡。

突然，一股狂风凄厉地呼号着，从村庄的上空掠过，摇撼着沉睡的大地。高高的白杨树发出了“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多年陈积在房梁上的尘土，簌簌地纷落下来，盖在一张张从睡梦中醒来的面孔上。人们惊恐地睁开了眼睛，在黑暗中谛听着野兽嗥叫般的风声。浓重的令人窒息的雨腥味，从

门缝、窗缝、一切缝隙间钻进来。

“啊，要下雨了。”老人们嘟哝着说。

今年的雨水多，从入夏以来就没有停歇过，所以人们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怀有些许的慌张。然而这场未引起人重视的暴雨却无休止地下起来，从傍晚一直下到天亮，整整下了一夜。火蛇在铅灰色的天空上乱舞，霹雳在树梢上炸响，雨注象无数条凶狠的鞭子抽打着大地。它们仿佛是一群魔鬼，为了要撕碎世上的一切，而疯狂地显示着自己的淫威。

大约在五更天的时候，西边并不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沉闷的轰响，接着在纷杂的声响中，又响起了急促的铜锣声。想必是那面铜锣不堪忍受凶猛的敲击，早已破碎了，所以那声音象刀子似地钻进人们的心里。

“黄河决堤啦，黄河决堤啦——”伴着破锣的声响，是那敲锣人沙哑的令人胆颤心惊的呼喊。

住在黄河北流东岸的黄金庄的村民，没有比听到“黄河决堤”的消息更恐慌的了。尽管官府打着治理漕政的旗号，搜刮了百姓大量钱财，但人们对那骗人的把戏从来没怀过任何希望。现在，真的黄河决堤，他们怎么能不慌张呢？然而晚了。

从黄河北流奔腾而来的洪水，哗哗地轰响着，象无数条翻滚跳跃的巨龙，瞬息之间就把小小的尚在风雨中飘摇的黄金庄吞噬了，把它变成一个水茫茫的世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房门，房屋就象狂涛中的小船，晃动起来，接着“呼

隆”一声塌陷了，被洪水裹挟着流向远方。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在房屋行将瓦解的当儿，潘妈妈胡乱地喊叫着她六个女儿的名字，然而没有一个女儿应声。一切都随着水流卷走了，连她们的声音也没有留下。潘妈妈绝望地坐在旋转着的水窝里，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天哪，我不活了……”

她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神给她套上绳索，牵她到冥冥的天国里去。洪水并没有给她一刻安静的时候，而是一下子把她送到一个几丈高的波峰上，然后又把她狠狠地跌进波谷。带着她所熟悉的泥土气息的浊水，呛进她的口中。那滋味是苦涩的、窒息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可是潘妈妈并不挣扎——一旦六个女儿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她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沉重，好象喝进去的不是水，而是黄沙和泥土，使她不断地下坠。就在她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时候，水波中一个幼小的身影哗哗啦啦地向她游来，把一块木板塞在潘妈妈的身下。

“抓住，抓住呀——”童稚的大声的呼叫。

潘妈妈睁开了昏昏沉沉的眼睛，黑暗中她看到了两颗闪烁的星星，冲着她一眨一眨的。是那样的近，又是那样的遥远。刚才那声呼叫，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不知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驱散了潘妈妈求死的欲望，她顺从地并且是狠狠地抓住了那块木板。

那小小的身影与潘妈妈一起顺流而下。突然一声闷响，

她们撞到一个耸立的木桩上。木板飞走了。潘妈妈本能地抱住那截木桩，一直到洪水远去。

天亮了。雷电、暴雨都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洪水也不知去向。只是把它劫后的原野裸露在清晨的霞光里：折断的树木、房屋的废墟、连根拔起的庄稼、泡胀了的人与牲畜的尸体……象炫耀洪水的功绩似的，陈列在泥泞的蒙着一层白色泡沫的大地上。静静的，既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半点生气。霞光好象怜悯的天使，给它们镀上了五彩纷呈的花边。低凹处，一洼一洼的积水犹如一面面铜镜闪闪发光。黄金庄差不多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垣，茅草瓦砾，一片狼藉。活着的人陆续回到村里来了。他们有的默默地垂泪，哀叹命运多蹇；有的坐在遭灾的田地上哭泣；有的呼儿唤女，寻找亲人，于是一具具尸体旁边渐渐响起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一个年轻的女人，不知是失去了丈夫还是失去了孩子，披头散发，奔向黄河北流，然后一跃跳进黄浪滔滔的河流里……

潘妈妈好不容易才睁开酸涩的眼睛，神志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然而她首先发现她所抱住的不是木桩，而是一棵折断了的白杨树。她的双腿不知何时搁在了树杈上，松开手也不会掉下去了，她甚至轻松地叹了口气，紧抱树干的手慢慢松开了。她那迷迷糊糊的意识里甚至嘲笑自己怎么会爬到树上。

“要说爬树，俺那六姐象猴儿一样。”

六姐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姑娘。上树逮知了、掏鸟蛋、摘桑葚、敲红枣儿，秃头小子哪里如她？有一次，水筒

掉进深井里，大人望了望黑黝黝的井底不敢下，六姐从人胳膊窝下钻出来，说：“你们一边去，我下！”她抓住辘轳绳下到井里，硬是把水筒捞上来了。这妮儿，贼大胆，什么也不怕！夏天里，她瞒着爹爹和妈妈，和一群秃头小子一起，在河西的御河里游泳，那群小子们竟远远地被她抛在后头。潘妈妈曾经看见她那闪烁着兴奋目光的眼睛，宛若两颗明亮的星星。

潘妈妈想到这儿，禁不住自豪地微笑了。可是，当她那荡开的笑纹还没有完全扩散开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在她的对面有两颗似乎是被湿雾笼罩着的星星。她定睛一看，不禁脱口叫了一声。

“六姐！”

“妈——”六姐哇的一声哭起来。

六姐坐在一根细细的小树枝上，久久地凝视着妈妈，及至妈妈睁开眼睛，她就抑制不住地啼哭不已。她身上全湿透了，衣服软塌塌地贴在幼小的身子上，脸色苍白，头发一绺绺地粘在一起。潘妈妈的神志这才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昨夜的雷电、暴雨和洪水，想起了她在旋涡中盘旋时一个小小的身影和那条救命的木板……

潘裁缝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他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回家了，在县里王招宣府上做活儿。府上的林太太说他的活儿考究，式样新颖，从太太到丫环的穿戴都请他去做。那天夜里，当暴风雨一直不停，接着传来黄河决堤

的消息时，潘裁缝首先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女儿。她知道小小的黄金庄是经不住洪水冲击的。它比不得县城，县城有两道城墙足可以把洪水阻隔开来。他发疯似地从王招宣府上跑出来，直奔北门。然而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黑洞洞的拱道里，堆满了沙袋。

“开门，开门！放我出去！”

守城的军卒发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

“你他妈的找死啊！”

“长官，放我出去。我家有一个妻子六个女儿啊……”

“哈哈，那倒不错，全让他们找河王八吧！”

“你们就没有妻小？竟出污言垢语？”

“哈哈，认你当泰山吧！”

潘裁缝怒不可遏，但又无可奈何。隆隆轰响的洪水猛烈地冲击着城门，每一次冲击都好象是大锤砸在他的心上。妻子、女儿在洪水中挣扎的景象轮番在他眼前晃动。

“不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他大嚷大叫。他不顾一切地从拱洞里向外拽沙袋。他两只眼睛红通通的，样子十分怕人。然而，军卒恶狠狠地走过来，骂了一声：“你找死啊！”接着，用枪在他身上戳了一下。潘裁缝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了……

第二天中午，开城门的时候，潘裁缝才被闹闹嚷嚷的喊叫声吵醒。屁股上的鲜血已经凝固了，粘在裤子上。他忍着剧痛，扶着拱墙，走出城门，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沿

着御河河堤向东北方向走去。从清河县城到黄金庄虽说只有五里地，但潘裁缝整整走了一个下午。道路泥泞，一步一个深坑。

潘裁缝一面走着，一面想着他的亲人。妻子只有三十六岁，但生活艰难，孩子又多，为生活所累，已经满脸皱纹了，这几年不知不觉两鬓已爬满银丝。她差不多很少有笑容，别人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然而只有当他从外边回来，把挣来的银两塞到她怀里时，她才将满脸皱纹荡开了，笑得十分开心，好象她喜欢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大姐已经十八岁了，人虽然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染上了肺癆，黄黄的，象涂了一层蜡似的。最近一年总是咳嗽，痰里带着血丝儿。原是许配给人了，定在秋后成亲，可夫家知道她染有绝症，退婚不干了，于是大姐整天精神恍惚，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又寻死觅活，糊涂时就一丝不挂在街上乱跑。唉！二姐、三姐先天不足，呆头呆脑；四姐、五姐一个聋，一个哑——这原是一对孪生姊妹。只有六姐又好看，又机灵，虽然吃糠咽菜，可她那小脸儿总是红扑扑的，惹人喜爱。她要嘴头子有嘴头子，说话巴儿巴的，活象个小大人，学个曲儿唱儿的，一教就会，嗓门就象柳笛儿似的。她有眼有手，心里想着，嘴里说着，手里干着，一样不耽误。他不在家，家里关门、堵鸡窝、下雨天掏水沟等等，都是她操心。潘裁缝记得，有一年城里胭脂绒线庄的张大户请他裁衣服，差人把绸缎送了去，限三天裁出。潘裁缝急得什么似的，可是为了挣几两银子，只好应承下来。六姐见他

愁眉不展，就说：“爹，我帮你！”潘裁缝绷完了粉线，六姐就在烛光下裁起来。她那一双纤纤的小手，操着一把大剪刀，一弯一弯，裁得又干净又利落，真帮了爹的大忙。不仅如此，等把这批活儿送出去之后，六姐竟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小布条儿，缝缝连连，做成了一件小坎肩儿。穿在身上，就象一朵花似的……

潘裁缝一边在泥泞路上跋涉，一边想着他的妻子、女儿。猛地，他一脚踏在了一具泡胀了的泛着青光的尸体上。他的心不由得收紧了。

“她们……”他不敢想下去了。

潘裁缝加快了脚步……

黄昏时分，潘裁缝进了黄金庄。

房倒屋塌，炊烟不举，晚霞惨淡，一片死寂。一天了，活着的人好象做了一场噩梦。眼泪哭干了。没有人和潘裁缝打招呼，活着的人仿佛死了一般。潘裁缝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到了自家门前。门还在，向一边歪斜着。他看到了妻子和六姐呆呆地坐在泥地上。妻子的面孔是呆滞的，连皱纹仿佛都僵直了，看上去好象一尊泥胎。六姐枕着母亲的大腿，望着天上紫红色的晚霞。

潘裁缝忍不住，问道：“她们呢？”

潘妈妈毫无反应。六姐听见爹爹的声音，骨碌爬起来，扑过来抱住爹爹的腿，哽咽着说：

“她们，都叫大水冲、冲……”

好象巨雷轰顶，潘裁缝的头嗡地响了一下。

“你说什么？六姐！”

“爹，你别着急上火，她们都……”

潘裁缝终于明白了，五个女儿被洪水冲走了。这打击是多么惨重啊！他扑通瘫坐在地上，喃喃地咕哝道：“我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啊！”他于是想起了昨夜的军卒，心里充满了仇恨。

“我要去找他们！”

他大喊着，爬起身，向前扑去，却一头撞到一堵断墙上。这时他才惊奇地发现，他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由于昨夜的急躁，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由于长年累月在灯底下裁剪缝纫，本来就眼力不济的潘裁缝突然心火上攻，双目失明了。

“你不用再找了，都找过了……”潘妈妈好象是自言自语。她的声音是那样微弱，又是那样空灵，好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天哪，这可怎么过呢？”潘裁缝悲怆地哭起来，一个男人的恸哭，把微弱的晚霞也吓跑了。沉沉的暮霭带着血腥气味向他们围拢而来。

几天之后，六姐抱着个小包袱，跟在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身后，往清河县去了。这个女人叫薛嫂，三十上下年纪，穿红着绿，涂脂抹粉，有一双溜溜转的眼睛、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巴和两条细细的勤跑勤颠的腿。不管是官宦人家还是贫寒小户，她都穿堂入室，经多见广，与人自来熟，不消三两